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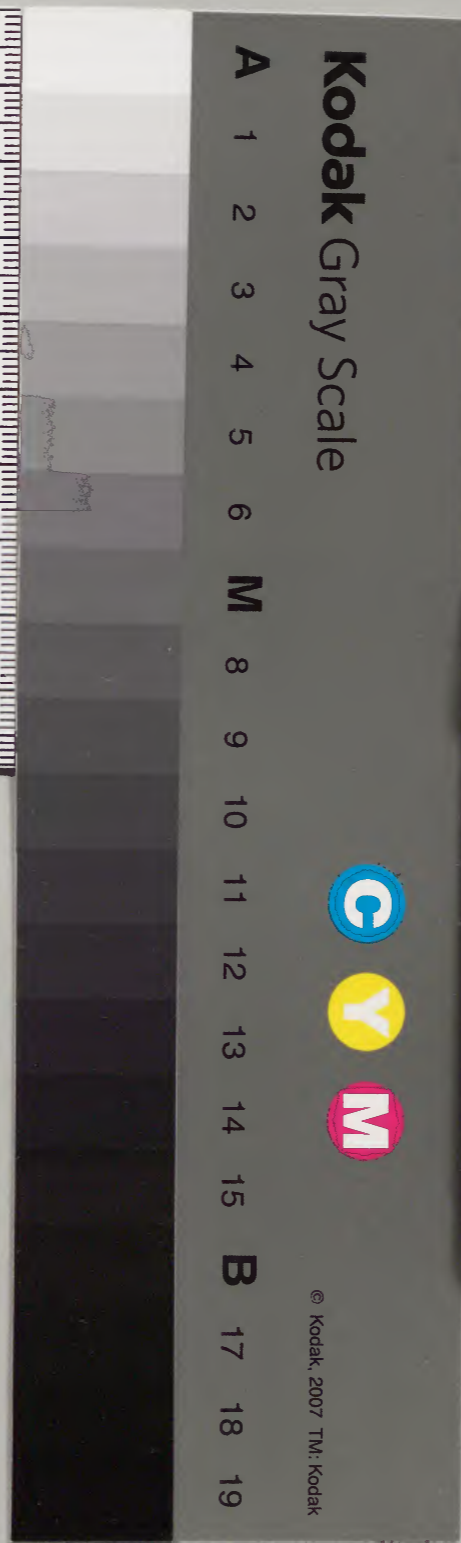
四書正解

孟子 卷之二十九
盡心上末

漢書門類			
二	一	六	一
〇	二	五	七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三	八	漢
七	二	書
函	〇	
五	七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617
冊數	20 (19)
函號	277 139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二十九

童嘉駒幼千

丹陽吳荃蓀右彙輯

受業門人劉鶴齡天與全校

周陟嘯輯思

孟子

盡心章句

易其章全旨

此章言為治之道欲民仁貴先使民足也非富而後教之謂重在前兩節非以教養平對上兩節言足民之政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末節則言使之足節所以使之仁見足民之為重也通章精神全在使字上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斂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參大全孟子曰先王養天下之民非人人衣食之也惟不奪農時而驅之方農以治其田疇又什一取民以薄其稅斂則

四書正解

卷之二十九 孟

一

地利之所獲甚豐而賦稅之所供有限此二者可以便民富足之道也

析講麟士曰易薄皆本上人說使字方着力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音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矣

泰達說既富矣又當有以節之凡民之食如朝饗夕殮之類又教之以時而非時者有禁凡民之用如冠婚喪祭之類又教之以禮而非禮者有禁則量其所入為其所出而財不可勝用也此養民之道耳而不僅養民之道在是也析講易者不違農時使民得盡力于田畝也薄只是什一而取不是減稅食以時如魚不盈尺人不得食果寒未熟不得采取之類不但朝夕饗殮而已以禮如供老疾宴賓客無故不中烹宰也不但冠婚喪祭而已皆是聖人教民如此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菽粟如水火而民為有不仁者乎

焉於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泰淺說夫民非水火不生活宜其甚愛之矣然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又若非人之所甚惜何哉以其至足故也聖人治天下知民之所急在菽粟凡所以開其源而節其流者無所不用其至使有菽粟如水火之至足焉夫禮義生於富足既有菽粟如水火則有恒產者自有恒心而民焉有放僻邪侈而不仁者乎夫一足民而民無不仁如此則養民之政可視為未務耶

析講蒙引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上兩條是也使之一字正指易薄時禮四項以菽粟足帶出仁意見得養民最重仍歸合上二節此本旨也○民非水火五句是發多字菽粟如水火必無之事也只形容其至足耳勿認作如水火無弗與○仁只是相親相睦聯屬一體之意○仁字不本教化來仁只人的本心生養既足人自不失其本心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自然之理也教化又後一層

孔子章全旨

此章首節形容聖道之大次節形容聖道之大者有本末節言學聖道者必以漸而進不可躐等也聖道大與本非兩事大即寓本也玩二節自見惟大而有本故是必漸達設若小成無本何難徑造要如此看得融會山海日月等寓言不是喻言通章主意全重在末節勉君子上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

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在不可為眾之意參序孟子曰人至于聖而止道至于聖人而極大哉孔子乎在一國則高一國其諸登東山之高而小夫魯焉一國皆在指顧之內而魯失其為大也在天下則高天下其諸登太山之高而小天下焉六合皆在俯仰之中而天下失其為大也蓋所處高而視下小如此是故凡水皆水也而獲觀于海者目擊乎汪洋浩瀚之勢則眾水皆難乎其為水凡言皆言也

而獲遊乎聖人之門者耳聆乎仁義道德之宗則眾言皆難乎其為言蓋所見大則小者不足觀亦明矣聖道之大如此析講大全蔡氏曰四句皆假借形容之詞惟孔子所處之高故人見之者大不兩乎登東山登太山寓言聖道之高乎一國高乎天下小魯小天下寓言一國莫能及天下莫能及二句只言所處之大註高字活看水與言畧重言邊遊聖門貼聞聖言○難為水不但溝洫即江河亦難為水矣難為言不但異端曲學凡賢人以下見道立言稍不及聖人之精富者亦難為言矣○麟士曰孔子一字一頓○集註所處屬聖人所見屬學者故字轉○存疑登東山二句就孔子所處地位言其大故觀于海四句就人之見孔子上言其大觀海句起下遊聖人之門句上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參序然聖人之道大尤有其所以大者本也如觀水非可泛

然也有術焉必觀其瀾水惟源頭深遠故湍急不息于其瀾知水之有本也日月麗天有至明之體故但容光之處照必到焉于其照知日月之有本也然則孔子之道川流原于敦化即水之由源而達也光輝根于篤寔即日月之由明而生光也其大而有本何以異此哉

析講陳氏曰二者皆是于其用處知其本○此寓言觀聖人者當就大內推出本來瀾處是水之大其源即是本容光必照是日月之大明處即是本聖道泛應曲當千變萬化其大也一理渾然至誠無妄其本也○蒙引註則知其源之有本謂知其源之為有本也非源即源而本自本也源即水之本明即日月之本○瀾字與照字對不與明字對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

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參淺說聖道大而有本如此學者其知所以希聖人之方哉水之為物也不盈此坎則不能行而通彼坎進必以漸在承猶有然者况君子之志于聖人之道也而可無漸乎必循序漸進日積月累學問成就有文章之美然後可以從容上達以讀其極苟未至成章之地則是下學之地猶有未盡于此而遽望聖域特懸空妄想而卒歸于罔得也安能以自達哉志聖道者信不可無循序漸進之功矣

析講上言聖道本外無大此言欲希聖道之大者務在本上做工夫而後可以漸至流水二句喻道必真積而始達不成章不達是戒人妄希其大而反瀾其本也朱子曰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觀海觀水流水雖三節皆言水即是三樣意思○蔡氏曰道未有無本而章者但曰成章是從心源上造成一體段如由賜冉閔皆可言成章雖本猶未拓而可以漸拓大猶未完而可以漸完如善信美大聖神節節有介成章善成其為善方達于信信成其為信方達于美似水之盈科滿一坎方進一坎亦是此意必用反言者正見聖道大而有本當從本處寔請不可以虛願凌躡至也○道即大而有本之聖道志謂欲至之也註中文章

外見正解成章所積者厚又推原其所以成章也

雞鳴章全旨

此嚴聖狂之介而危其詞以惕之欲人謹于一念有覺之幾也通章重一聞字末節只自上兩節看出非惟其所以然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參存疑孟子曰人心發動從天理便是善若雞鳴之時事物未交一日之行事所自始也此時一念之起孳孳為善者是雖未必遽至于舜而率此向善之心便是舜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參存疑從人欲便是利若雞鳴時一念之起孳孳然為利者是雖未必遽至于蹠而充此徇利之心便是蹠之徒也析講雞鳴而起指未與物接時言已含日夕不已意孳孳是專一不分意善凡天理之公皆是利凡人欲之私皆是為善為利心向于此而欲為之也舜之徒言雖未必即舜亦是舜一邊人蹠之徒做此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合參夫舜是為善之極蹠是為利之極相去雖甚懸殊而為舜則舜為蹠則蹠皆自雞鳴之一念始則欲知舜與蹠之分其初豈有他哉亦自其一念利善之間始之耳蓋此心發動之初出于善即入于利出于利即入于善二者之間不容毫髮而舜蹠之分寔始于此矣人可不惕然做省以謹于一念之間也哉

析講存疑或問間與所謂獨周子所謂幾何分別日間比獨幾又後一步一念左發或善或惡人所不知故曰獨其端甚微故曰幾時既發後一善一惡二者相並在此其中間則日間蔡氏曰人品懸絕分開兩路曰分兩念相隣微分界限

日間孟子示人以取舍之幾如此○分字正應間字利善相並其初分處乃是間所爭止在毫末耳○利與善字不必說太精微只是明白相反者分是相去之遠就已成舜蹠說間是相去不遠只善惡分念處

楊子章全旨

此章為竊中之各以亂中者而發楊墨之害道易見竊中者之害道難知章旨似關子莫意居多前三節舉三子之行末節斷其害道之同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為我之為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參序孟子曰今日異端之學何紛紛耶有楊子者厭徇外之無實僅取為我充其為我之心雖拔一毛而利天下彼亦較量于爾我之間而不為也况所損不止一毛者乎析講取是取必之取是立意如此○為我兼愛俱是孟子各之拔一毛與摩頂二句亦是孟子就其所執推之則必至于此耳與論斷子莫一般○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下

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朱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聽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放上一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參序有墨子者厭自私之無用而無所不愛充其兼愛之心雖摩頂至踵極其勞瘁而可以利天下彼亦無所顧惜而為之○析講蒙引拔一毛對摩頂放踵俱是假借詞非寔說總是言楊子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為墨子凡可以利天下者皆必為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

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者則不中矣

參蒙引又有子莫者見一者之各有偏處其為我不至如棋之子之固其兼愛不至如墨子之洗而不楊不墨中立以為道據其執中之名似乎近道矣然中有推移變化之用所謂有權乃是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于一定而不能權時之輕重以為中亦與為我兼愛者均為執一不通之見也

析講近之據其名迹似近于道不作猶賢于楊墨說○權即時中非有外于中○麟士曰猶執一也則是為我兼愛已執一矣故下遂云所惡執一者為總斷之詞○何謂執中無權蓋聖人之道隨時處中千變萬化如一把秤輕重多少星星皆有隨處皆平子莫只認定中間一星以為中故曰無權○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時當廢世則雖纓冠往救而不得謂之兼愛時當全已則雖閉戶不救而不得謂之為我中之所以貴權也子莫只是膠于一定故不足語于時中之道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為皆去聲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向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參蒙引夫楊墨子其均為執一則均為可惡矣而所惡執一者何哉謂其賊害夫聖賢中正之道也蓋道無定體隨時隨事隨物其妙用最多彼只執其一則其餘百端變化皆廢也其賊道如此不亦深可惡哉有衛道之責者不可不為之辨矣

析講蒙引百者多詞也言所執者寡而所失者多百字對一而生也○存疑看此章書當分別明白楊子則于為我不復為人墨子則于為人而不復為我皆偏于一子莫則也欲為我也欲為人兩邊都護雖似不偏于一然却死然聖人則

當為我而為我當為人而為人彼此迭用總為不偏于一也
○賊道句虛下正明之○**大全胡氏**曰吾儒之中隨時以取
中異端之中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一以貫萬異端之一一
而廢百○唐虞授受之中孔子得之為時孟子得之為權
仁義時中之道變化不窮故曰百三子各執其一而道之百
端舉皆廢壞故曰賊道按註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則是廢仁
未廢義廢義未廢仁何謂廢百須知為我不但廢
仁且並義內變化無窮而亦廢墨子子莫做此

飢者章全旨

此章上節即飢渴以起貧賤而言欲之累心末節
言不累于欲者之過入總是欲人之審富貴而安
貧賤也○言口腹以例人心言飢渴以例貧賤言飲食以例
富貴言正味以例正理下節以飢渴之害為心害是儻飢渴
二字當貧賤二字言○**大全陳氏**曰富貴有當得不當得之
正理知之在心如飲食有美惡之正味知之在口口腹因飢
渴而失其正味人易知之人心因貧賤而失其正理人
多未知之孟子因舉人之易知者以曉人之未知者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

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

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服擇而失其正味
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服擇而失其正理
參直解孟子曰世之飢者得食則甘之渴者得飲則甘之雖
不甘而以為甘是未得飲食之正味也夫飲食不服擇則失
其正味而有害矣寔為飢渴所迫之故是飢渴害之也豈惟
口腹有飢渴之害而不知正味哉人心有正理猶飲食之有
正味也惟以貧賤之故搖亂其心見富貴不服擇而失其正
理亦猶飢渴之甘于飲食不復知有正味
也心志之有害何以異于口腹之有害哉
析講兩甘字不好是不服擇而得之即以為美意**朱子**曰飢
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甘利欲害其仁義
之性雖所為不可亦以為為可○**蒙引**飲食正味只淺淺說如
魚餒肉敗不得其醬而食便
是不服擇而失其正味也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參序貧賤之害，心無異于飢渴之害。口腹可見貧賤者，人心之飢渴也。以貧賤而動心，是以飢渴之害為心害也。有人于此，安于貧賤而于非道之富貴必審擇之，而不失其正，是能以理制欲，以道御情，而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識見高明，持守堅定，雖或學問之未充，品詣之未極，有不及人，不足以為憂矣。蓋其識趣既清，無有貧賤之累，由此而進焉，可量哉。析請飢渴二字還，就當貧賤字看，但宜渾融，不明說貧賤字面，暗說貧賤意，可耳。○本文不及人人字，指聖賢註中過人人字，指眾人，惟其過眾人，便可及聖賢也。○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虛齋云：心不為貧賤所害，如口腹之于飢渴，甚直捷。

柳下章全旨

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其和而介，故孟子特表而明之，分辨只是不

就惠所守說，凡事君處眾皆然。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憚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微顯闡幽
聖賢出類
春務序

合參孟子曰：柳下惠之為人，也人皆知其為和矣。自我觀之，其直道自守，確乎不易，雖與之三公之位，以易其所守之介，亦不可得也。其和而不流，如此豈常情之和，所可及哉。析講麟士曰：三公諛言，亦倒句，年正言之，則如云：惠之所守，不苟人，雖以三公與他，彼必不取，其介以換那三公也。○注氏曰：伯夷餓于首陽，伊尹祿以天下，弗顧，皆能不以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何也？以惠之和而介故也。

有為章全旨

此孟子傲學者之詞，見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必不可廢于一簣自棄前功也。○只主學說似直捷。胡雲峰曰：當與論語譬如為山一章通。看學問垂成而不至于成者，可為戒矣。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

猶為棄井也

辟讀作譬 音刃與仞同

八尺曰仞 初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 呂待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參序孟子曰道必以為而進功必以為而效為之不可以已也故有為者辟之若掘井掘井至九仞之深已有及泉之漸矣而不及泉而遂止焉猶為自棄其井也蓋掘井必求及于泉有為必求底于成何以異哉 析講按正意只有為者三字三字內包必要成功意在裏辟若掘井亦包必要及泉意在裏然是開口語都宜虛冷只至下纔可透盡也 猶為棄井當看一猶字見九仞尚為棄井况不及九仞者乎

堯舜章全旨

此章在身之也截是舉帝王之誠以別霸者之偽因五伯之假以亂真不得不嚴其辨看下節專說五伯便見以有室貫堯舜所性而有湯武能復其有總是真

有者五伯非有而托有且并忘其非真有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下節即承上節而嘆之不必作推原說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參蒙引孟子曰堯舜之于仁義也生知安行蓋性乎此道得之于天然也湯武之于仁義也蓋身乎此道心體力行得之于勉然也皆寔有此道者也五伯則非有之于身特外借仁義之名以文其貪欲之私蓋假此道而無其寔也 析講三之字皆指道言道不外仁義 性之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身之言仁義從身上做起假之謂假仁義之名如內則驩虞小補似仁義施于民外則會同征伐似仁義及于天下 堯舜湯武安勉意不重只對五伯看重誠偽上假之如尊周攘夷誅殘禁暴題目儘好只是他本意不在此 性身本是死字此却作活字用性之猶云自然而有此仁義也身之猶云勉然也 以得此仁義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一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參蒙引嗟乎五伯之習于假也日復一日久而安焉而不知歸本非其有而彼毫不覺悟亦惡知其非有也此其所以終不可入堯舜之道而為三王之罪一

人也君道至此不亦深可慨乎析講久假似不歸不必說不歸于真所謂居之不疑相似○存疑假人之物必歸于人歸人則已不復用矣假仁義而不已終身用之便似不歸于人也

伊尹章全旨

此章前後俱就伊尹泛論以明人臣之大義全重疑尹之迹下是孟子諒尹之心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

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參淺說公孫丑問曰嘗聞之伊尹有言曰予不欲習見嗣君之所為不順義理也因放置太甲于桐當其時民大悅及太甲處仁遷義而賢矣又反之以迎歸于臺當其時民又大悅析講達說始悅其正君之非終悅其成君之德○伊尹言只不狎一句下五句敘其事○不狎句只照註解書一經傳註云不可使其習見不順義理之人與此別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與平聲

參序由此觀之凡賢者之為人臣也設遇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而置之而無傷于君臣之大分與析講賢者沒言不專指伊尹有伊尹之志二句承賢者為人臣言亦推開說伊尹之志只是二句無私而已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參序孟子曰君豈易言哉當曰伊尹之志至公無私為祖

宗社稷註不得已而出此使為臣者有伊尹之志不得已而

為伊尹之事以曲成君德亦處變之道耳則猶可也若無伊

尹之志而欲效伊尹之為擅行放豈

舉則是篡位也君可易言放哉

講則可字亦見處變僅可之意非正說也要見不得已意

上則字以可字看緩詞也下則字以無字看急詞也○覺軒

蔡氏曰孟子此兩言不惟見伊尹之志如青天

白日而百世之下奸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

不素章全旨

總見君子有益於國家非無功而食也意不重不

耕只重無功上全為孟子不仕而傳食發不知君

子既仕之功顯而易見在經綸事業未仕之功隱而難知在

國勢心孟子答丑之意只重有功上亦自傳之詞○朱子

曰傳食章言人之有功我當食其人主食入者言此

言見食于人者必有功于人主食人之食者言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

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

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

是餐七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

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參淺說公孫丑問曰詩有曰不素餐兮詩之美伐檀君子如

此以此詩觀之可見君子必居位而有功于人國方可食人

之食若不仕無功則當耕而食也今乃享國君之養不耕而

食何也得毋蹈素餐之訛乎孟子曰子亦未知君子之有功

于人國甚大也君子居是國也雖不委贄為臣然言皆至道

動皆至教若其君用之而其言得行于上也則治效畢臻而

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而其教得行于下也則風俗攸隆而

孝弟忠信上有功于君下有功于民如此則居是國而食君

之祿享民之奉不可謂泰矣不素餐兮

孰大於是而何以責其不耕而食也

析講蒙引用之是用其言也不是用之為臣○安者安其位而無禍亂也富者不徒府庫充盈藏富于民也尊者高居九五為人崇仰無敢慢也樂者大國必畏聲名顯赫也孝弟忠信則世道民風皆攸賴也○公孫氏之言責在君子無用于國孟子之意責在其君其子弟不用不從若君之用一從功便環至立效矣語意緊相對

王子章全旨

通章以尚志為主而仁義二字正見志之所以為獨以仁義為志則聖賢之大學術與帝王之大事功一以貫之矣志即所以為事不分兩樣要深著其不可輕意首尾一事字正相應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念反

墊齊主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參淺說王子墊問曰天下之人上而公卿大夫下而農工商賈皆有所事士于其間不知果何所事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參淺說孟子曰士者不肯為農工商賈之業而欲行公卿大夫之道者也但未得行其道耳惟高尚其志而已是士之為士外若無所為而中寔有所事也析講大全蔡氏曰尚志着力不單汚其志而必高尚其志此即士之事也此句一章大旨下文正詳之○尚志猶云士之事在尚志而已高尚其志不為物欲所汚不為功利所奪便是非隱居高尚之謂也○已仕則志見于事未仕則事繼于志尚志即孔子所謂隱居以求其志也尚字前有許多窮理是踐工夫方能如此如伊尹之耕莘樂道顏子居陋巷而問為邦都是尚志處觀下文俱以異日得位之事告之可見全體本用無不畢具于志中所以可尚若空空一志尚个甚的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

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

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參淺說曰何謂尚志曰士之尚志非志于功名富貴之卑也惟志在高大之仁義而已矣如殺一無罪之人非仁也士之志必曰吾若居位必不殺一無罪也非所當有而取之非義也士之志必曰吾若居位必不取非其有也心之所居者何在仁是也鰥寡孤獨吾必欲視之為一體也路之所由者何在義是也紀綱法度吾必欲使之得其宜也士之尚志如此夫居仁大人之體也由義大人之用也士既志于居仁由義雖未得位而為大人而木人仁育義正之事已備具矣然則士之所事誠大也而可謂其無事哉

析講摘訓殺無罪八句連看重下四句兩非也兩惡在兩是也俱非孟子斷語俱是體士之志而代為之詞○備大人之事正見士之志為莫大之志者士之事即為莫大之事不得謂士無事而惟有志也大人二字最說得重見士不可輕意○何謂尚志問尚字意居多答以仁義正則尚字居言所存路言所行俱要貼志說惟其為志所以只說个備字

仲子章全旨

仲子一生齋廉至于廢大倫而不顧前只辨其度不能充未暇罪其廢倫故此又以廢倫斥之在人皆信之截總是律之以大倫而小廉不足取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

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不可哉

舍音捨 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居者推之設若非義而與之以齊國必不肯受人皆信之謂其為賢不知此不受之義特舍簞食豆羹之小廉已耳蓋人道大備惟內而親戚外而君臣上下則人之罪即莫大乎亡親戚君臣上下而虧莫大之節負莫大之罪也若以不食不居區區之不廉信為太節而遂稱其賢夫豈可哉然則仲子之廉雖見信于衆人而不能不取訓于君子矣
析講仲子二字一頓○與之齊國不受非仲子寔事也蓋因其不食不居之操推其心而設言其為人如此○不受非義之國亦非小事但對太倫而言祇是謂之小事耳○信其其字作為字便明○賢字虛太節字亦虛不指太倫豈可哉言齊人之見以小廉為太節而賢之而不察其廢倫之罪以此觀人未可也

桃應章全旨

朱註觀聖賢用心之所極一句是一章之大旨若論國體人情自有權變臯陶不必執舜不必逃但桃應之問孟子之答俱是假設此論只是發明聖賢用心之所極耳○桃應之問意在兩難孟子之答意在各盡言臯陶執法處見人臣用心之所極臣道當如此也言舜全親處見人子用心之所極子道當如此也莫非天理人倫之至其間委曲以合人情權變以從時宜却未暇論也○首節是綱中三節是言臯陶之執法末節言舜之全親○汪氏曰孟子之答示後世為人臣子之道而已以天子之父殺人且不可舍况其卑者乎以天下之失且可乘况其小者乎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秩序桃應問曰天下之事處常易處變難設若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當其時而有瞽瞍殺人之事夫殺人者罪當死法之公也而瞽瞍是為天子之父不可與
他人比不知臯陶于此當如之何
析講麟士曰此如之何似只問臯陶後固曰然則舜如之何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參存疑孟子曰臯陶職在守法瞽瞍殺人罪在所當死臯陶之心惟知執守其法而已矣

然則舜不禁與

與平聲

桃應問也

參序應曰然則舜天子也將不禁止臯陶之執法以全瞽與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 惡平聲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

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參蒙引孟子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國法至公原于天討傳之前代為士師者所當世守不易臯陶之法固有所受之雖君不得而廢也 析講受之受于天也法本于天制于聖人法官相傳而世守

之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不必拘說受之堯○按此節方了臯陶意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參存疑應曰舜以天子之勢奪臯陶之法以全父勢既有所不可而坐視其父之執于法情又有所

不忍然則舜于此當如之何以處之 析講此及下節方就舜說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

而處終身訥然樂而忘天下

躡音徒訥與 欣同樂音洛

躡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

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參存疑孟子曰使舜戀戀于天下而不能舍則非廢臯陶之法無以全親矣吾觀舜之心但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視棄天下之大猶棄敝屣之輕也于臯陶未執之先但得竊負其父而遠逃遵海濱而避處既脫父于刑將終身訢然樂奉其親而忘天下于不有也在臯陶既得伸守法之心而已亦得伸為子之道是舜之所處當如是也是可見為士執法為子盡孝天理人情之至也由此而推天下又安有難處之事哉析講天下字以富貴言竊負而逃當在臯陶未執之先○遵海濱而處言逃去之遠則士師可以原情而于法無所執非法不能加之意○棄天下以事言忘天下以心言

自范章全旨

此章以居仁望天下見學者不可不以性分自養重况居天下之廣居一句上是因王子所居之異引起居廣居者之尤異末節引魯君証王子所居之異則知居廣居者之尤異孟子一生以廣居自負因見王子觸發起來故反覆慨嘆若此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

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參序孟子自范邑之齊遙望見齊王之子中有所感而喟然發嘆曰今乃知居能移人之氣未有居處尊榮而神氣不發揚者也養能移人之體未有奉養豐厚而體貌不充盛者也然則居處之係于人之氣體誠大矣哉夫王子者非一槩都是人之子也與析講喟然嘆本意正在居廣居上惟先有此感然後發此嘆不是專為王子發嘆○大哉居乎言所關於氣體者不小非贊美也○居就位處之尊言養就祿奉之厚言氣乃氣象之氣體乃體態之體上言居養下獨言居有是居則有是養也朱子曰居公卿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有貧賤底奉養正是此意○真註居養二字單就位尊祿厚者言不兼尊卑厚薄言移氣三句泛說太非以下方就王子說

孟子曰

張鄒皆云

姜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被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君氏曰粹然見於面

蓋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泰太全王子所居宮室所乘車馬所被衣服雖華美非人所不能同然亦不過是車馬宮室衣服耳其所資用者亦大率與入同其氣體宜無不同矣而王子之氣體若彼之異者其所居乃儲君之位與人不同有以使之然也夫勢位之居猶足移氣與賤者異如此况居天下之廣居定仁者之氣象又當何如乎其德潤身心廣體胖充吾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而與王子驕貴之氣又不侔矣

析講此章重廣居下句王子是勢分之居廣居是性分之居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豈不極廣○所言同處只是日用所資之同非言制度華美之同也然曰多與人同亦見有不盡同處若彼以氣體之異而言

魯君之宋呼於埴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

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埴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參序吾謂居能移氣觀于魯君之事又有可信者焉昔魯君嘗之宋傳呼于宋埴澤之門其守門者曰此呼于門者非吾君也何其呵護之聲之似我君也以守門之言觀之二君之聲之相似者無他以其所居之位原相似也此王子之所以異也夫以人亦何以王子為乎亦勉居廣居而可矣
析講呼聲字有作魯君自呼之聲者陋甚須知此節只是証居之同意居同則居之所致者皆同何必拘拘以聲字與移氣相應乎試看呼于門于字此呵護傳呼來于埴澤原非因門閉而呼也○蒙引引魯事為証証王子也亦要我歸居廣居上○此非吾君二句話詞非疑詞知其非吾君但訝其何故似我君耳○存疑此無他居相似是孟子之言

食而章全旨

此孟子為時君待賢不誠者發首節言待君子者貴于能敬下二節恐人認幣帛為敬故又言貴寔

而不貴虛也敬字一章之主定字即在敬字內通章俱暗指當時諸侯說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

也食音嗣畜

許六反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參序孟子曰凡人君之待賢者貴于能愛且敬非徒祿養以食之已也若第食之而已而無有愛慕之意是以豕交之也

即或愛之矣而無有尊敬之誠是以獸畜之也是豈待賢之道乎

析講食愛敬通說直歸到敬上見人君之于賢不貴于能養而貴于能愛不徒貴于能敬也食祿養也愛用情以愛之也敬誠心以禮之而崇其道德也

○蒙引犬馬人有甚愛之者與待豕不同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

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參序待賢之道恭敬其所不容已也然所謂恭敬又非幣帛之謂也恭敬有情有文情先于文而文以將情恭敬者乃幣之未將而先存諸中者也

析講王觀濤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不是釋恭敬之義只要見幣帛不可為恭敬以起虛拘而申上文豕交獸畜之意耳○此承上敬字而言恭敬存于幣未將之先

正所謂恭敬之有寔者也與下文虛字相反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參序幣之未將此恭敬之寔也若徒以幣帛為恭敬而無恭敬之寔是亦豕交獸畜而禮為虛文也鳥有君子而得以虛文留之者乎此上下之交所以不能相與以有成也

析講大全東陽許氏曰恭敬者之恭敬以發于心者言恭敬而無寔之恭敬以幣帛言○未節恭敬字即次節幣字未節寔字即次節恭敬字要辨得真○虛字從無寔生蓋言時君

不能以虛禮留賢非謂君子當去不可虛拘也

形色章全旨

此章示人盡性以成身之學重踐字性具于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理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聖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
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
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
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
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
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
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

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參太全孟子曰人之有生也凡其于身者如耳目手足不必
同而同謂之形凡發于形者如視聽持行不必同而同謂之
色是形色也非徒塊然一物而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所謂
然之則寓焉是形色皆天性所在也然衆人然于氣稟在于

習俗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
言則不從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
其形色唯聖人能盡其性而于形色本然之理無下毫之不
盡是以貌言視聽思極于肅又哲謀聖然後可以定踐其形
而無歉也同有是形而欲不負此形者當以聖人爲法矣

析講形是形體色如臨喪而有哀色分胃而有不可犯之色
之類有是形則有是色在形裏面故下句只言踐形非指
形色爲天性也形色皆天性所在也即詩有物有則之謂踐
形猶云踐其形謂不虛之也以能盡其形之理也○王觀濤
曰形色既即本理則吾人虧一分天性此形色便有一分虛
淨不寔處惟聖人本來天性渾全俱無分毫虧欠種種形色
皆是天性充滿此便是踐形非一一而踐之也○劉上玉曰

惟字然後可以字宜玩有不如聖人卽爲虛形卽不可以爲
入的意思勉勵警切非徒爲聖人贊也若云聖人也不過是
踐形非于人有加此餘論耳非正緊語意○形色天性猶云
形色中自有天性也如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聽之理推之
一身舉動莫不皆然踐形猶云成人必盡入之道方爲成人
必盡形之性方爲踐形○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

色性也二者之分何如曰形色為性是引形氣入道理中來
食色為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意本潛室陳氏

齊宣章全旨

此章以至情二字為主即孝弟是也首二節因丑
論短喪而譏之下二節又因丑有所証
而釋之要之釋之之意即所以發明譏之之意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菽之喪猶愈於已

乎

已猶止也

參趙註齊宣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其忍心廢
禮甚矣公孫丑乃附會其說曰既不能三年為期年之喪差
愈于止而不

行喪者乎

析講按短之原非已而不為也丑
全是附會之故有姑徐徐之喻

孟子曰是猶或綫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

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綫之
忍反

綫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
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
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
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參趙註孟子曰子之事親猶弟之事兄親喪不可短猶兄臂
不可綫也今王欲短喪而子曰為菽猶愈于已是猶或有人
綫其兄之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曰其徐徐綫之云爾是
豈以徐徐之為差愈乎不若教之以孝弟示以天理人情之
不容已使彼自知兄臂之不可綫而已矣

今子欲行菽之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
析講是猶二字直貫到底除此二字下俱就綫兄說
喪不可短意在言外非以弟屬綫兄孝屬短喪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

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為去
聲

予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聞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緇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

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夫音一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此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參趙註孟子曰是王子者欲終三年之喪而勢有不能者也雖加益一日亦得伸人子之情猶愈于止况數月乎我前謂子不能教王終喪者謂夫齊王無所禁止自欲短之而弗爲

三年之喪者也豈可與王子並論哉王子欲伸其情于分之外齊主欲殺其情于制之中明乎此而是非必有分矣析講一則數月亦可以爲厚爲其有孝弟之心一則暮年亦所以爲薄爲其無孝弟之心○欲終之而不可得是壓于嫡母意○雖加一日指傅所請言○謂夫指齊主事言莫之禁是不制于分意○欲終之正是至情不可得是情屈于分也愈于已亦稍伸至情矣莫之禁而不爲則自昧其至性矣于此而不教以孝弟孟子所以譏之

君子章全旨

此章見君子多術之教首句作一身下詳其是而

君子之教思無窮如此五段平看重君子教入不重人能受教止○按私淑艾似屬人能受教畢竟是君子教澤之所及若君子教澤不廣雖欲私淑而無從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參淺說孟子曰君子之教入或因其人品之不同與時地之各異教之所及不能一律其所以教入者大約有五也

析講大全蔡氏曰所以教謂教之術也五字見教術之廣五者字皆指教言言有如此一教又有如彼一教之教亦多術而僅曰五者言其大指也其中裁成誘進條件尚多但大指不出此五者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參大全有其人天資高學力到于道將有所得吾即因而發之不失不後適當其時如時雨之化養百植無不沛然暢茂者
析講陳氏曰必如顏曾之力到功深而後孔子時雨之化可施不然是猶種植之力未至雖有時雨不能速化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類

參朱子有其人天資淑善是為德則為之涵育薰陶使之去其偏而入于全去其疵類而于純美以成就其全體者有其人天資明敏是為材則為之開導誘掖未就理者使之就理未能曲當者使之曲當以通達其大用者
析講蔡氏曰成對虧言養之純則不虧其體矣達對滯言範之正則不滯于用矣如子路方可治賦必矯以嚮諫方可與行軍是達財也○存疑有德未必無財有財未必無德分言之者自其所復言也○德財屬受教者說成達屬施教者說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

難

參金氏有德無可成才無所達但隨問而答以解其惑者
析講淺說資質凡下學力未充不可語之以所難知惟隨其疑而解之不可強之以所不能惟因其明而通之如樊遲之粗鄙萬章之淺率孔孟皆必因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南軒張氏曰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揭兩端之教也

有私淑艾者

艾音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參蒙引有其人或同時而相去者遠或不同時而其生也後不能及門受業但得以聞其道于人而私竊以善其身是亦為教誨之所及者

析講有私淑艾亦主教者而言蓋其道德足以師表後學而教澤所遺有以成就之也必併此言之然後足以盡君子之教朱子曰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師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其身而已如孟子之願學孔子是也○善治其身不是以善而治其身只是善其身治其身也淑字進善邊居多艾字去惡邊居多○石山金氏曰陳亢因子貢伯魚而聞夫子之道夷之因徐子而聞孟子之命此所謂遞相傳授者也孟子之私淑于人則又在時兩成德之間矣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參序此五者其所教不同而其為教則一此君子之所以為教也

析講蔡氏曰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

道則章全旨

此章總是言教有成法而其所以教有成法者以道有定體也首節丑欲孟子取教以徇人下二節是先喻而後正言之總示以教之不可貶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

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幾音

參趙注公孫丑曰君子之道則誠高矣而又美矣宜乎學者之入道若登天之難然而不能企及也何不少近人情別為甲近易行之法使彼凡人可庶幾及之而日孳孳自勉也析講道字泛說不明指孟子高美二字不平常高矣而又美

矣。重高一邊下宜若登天方有來歷。○高是上達乎性命便見峻絕美是和順于道德便見粹精何不二句正欲其取教非欲其取道然教因道設道體有定教法豈容取耶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

變其教率

為去聲 古一候反 率音律

教率變弓之限也言教入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參序孟子曰教不可貶也不觀之曲藝乎大匠誨人必以繩墨初不為拙工無能而遂改廢繩墨以徇之蓋金繩墨即無以教工也羿教人射必以教率初不為拙射無能而遂變其教率以徇之蓋金教率即無以教射也教有一定之法如此析講蒙引大註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皆字指大匠及羿君子教人正意却在下文蓋此是比喻下是正言也。○註不能字正透下能者從之能字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教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

甲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參蒙引夫羿尚不為拙射變其教率而何疑于君子乎君子教人但示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正如射者教人射但引滿其弓以示之而不為之發矢也然得之之妙即在干學之法之中而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于前也君子立教一本乎天命人心之正與當然不易之理固非極于高遠而難求亦非流于卑近而易求乃無過不及中乎道而立者也惟能者由其所引之端以求其不發之妙則力到功深而躍如者可從矣其不能者君子且奈之何哉亦不容自貶以徇其不能也

析講大全胡氏曰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甲不可抗高不可取道有定體也語不能顯默不能藏教有成法也亦惟其甲不可抗高不可貶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蒙引授以學之

之法如孔子之博文約禮三千之徒均此教也若顏曾獨得其傳則所謂能者從之也○得之之妙不外乎學之之法而其所以得之只在深造之以道力到功深自然心領神悟○按註但授以而不告以云云非故有所留而但授以法不告以妙是但能授以法而不能告以妙蓋法有形可授而既為得之之妙非彼自得之不知其妙雖欲告之而不可得也觀總註語不能顯默不能藏兩不能字益明○引字發字乃因上文穀率字而借射中字以明君子之教不必泥詳中如字滯作譬喻此節逐句頂說有以中道句雙承不發躍如雨意說下者不可從中道而立雖兼非難非易只重非難邊以破他登天一問能者從之見不能者君子無奈之何也○引而不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如若何致知若何力行一示之使學者循是以入道所謂引也至于義精仁熟造乎至善此在學者心得君子未嘗告也所謂不發也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于心目之前中道猶云中途若作太中之道則而立二字說不去矣立字是不可遷就之意正與下從字相應譬如君子在中路站立聽那能者跟我上來我不去遷就他○通節總只說教不可取其故却由干道

有定體不可誤認中道而立句是說道有定體

天下章全旨

此孟子見有身徒顯而道不行道不行而身猶不知隱者故發此論上節引起下節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

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參趙註孟子曰君子之身與道為體者也天下有道時可有為吾身可出矣則以道從身而顯致君澤民施功寔也天下無道時不可為道不可行矣則以身從道而隱卷一懷獨善自守嚴也進退惟道與俱此吾之所聞也析講有道內便舍身顯意無道內便舍道屈意身與道不可須臾離使身不殉道道不殉身即是以道殉乎人矣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殉人妾婦之道

參趙註不聞枉已之道以殉平人者也彼
一、意于進而行藏無與于道者可以愧矣

析講以道殉人如在尺直尋之類不指儀行一流說彼
無道可以殉人也○以道殉人在天下無道邊居多

公都章全旨

此章見受教之貴誠受教者以虛心為本則能受
有所挾則私意先橫于中而不能入矣首節公都
子疑孟子之不答正疑其貴與賢下節孟子
表已之不答以其挾貴與賢正不屑之誨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

也更平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參序公都子問曰滕更以國君之弟而知來就學其在夫子
之門也若在所禮遇者
而每有問而不答何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

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一焉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

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參序孟子曰學問之心能虛則誠不可以有挾也若挾已爵
位之貴而問挾已才能之賢而問挾已之年長而問挾已貴
勳勞于師而問挾已舊好于師而問則求道之心不

專皆所不答也今更所挾已有一焉吾答之何為哉
析講五問字俱是問道二字虛還便好不可明說挾貴挾賢
○南軒張氏曰使滕更能思所以不答
之故于所挾致力以消之是亦誨之矣

於不章全旨

此章著用心失中之弊須看過不及之說總是人
情必至之弊註理勢必然同歸廢
弛二句有味以處事待人為學三項開說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

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
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參淺說孟子曰凡人當用心者不可不用其心而亦不可過
用其心以處事言之凡有關於綱常倫理之當為者此不可
已者也乃不用其力于必不可已而亦已者則無所不已矣
以待人言之凡有關於親愛情誼之相屬者此在所宜厚者
也乃不用其情于所當厚者既薄則無所
往不薄也此二者不用其心固宜廢弛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
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參淺說以為學言之固不可不進而亦不可驟進也若夫妄
意瞋等急遽無序其進銳者則其氣易衰而其退必速此則
過用其心者亦同歸于廢弛也可見天
下事惟適可而已不及太過各有弊也
析講首項是怠心勝次項
是忍心勝三項是躁心勝

君子章全旨

此章論君子施恩之等也上段重而弗仁而弗親
上見君子施恩之不過下段重親親仁民上見君
子施恩之有序然上四句輕講在末二句重發蓋末二句正
明上四句之意也先排個物字民字親字然後將親仁愛三
字擇所宜施者而施之則各得其分而不至于輕其所重重
其所輕矣○慶源輔氏曰統而言之則皆
自吾一性之仁分而言之則有輕重之序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
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已及
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
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
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
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

參太全孟子曰天下之理本一而其分各殊君子之于物也
樽節愛養之備至然取用不廢而弗仁蓋有所以用吾仁者

在也于民也與聚勿施以仁之矣然恩義未篤而弗親蓋有所以用吾親者在也然則于誰而親之乎吾有親焉天性之真一本之誼不在民物之數者也親其親而仁以及民仁其民而愛以及物不以待民者施之物以其有貴賤之分也不以待親者施之民以其有親疎之殺也于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失其貴賤親疎之等差此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焉

析講愛是愛惜不異矜仁是以已及人視入猶己意親是恩重情切比人尤加厚意○弗仁弗親俱要見理勢不可意前兩而字作然而二字看後兩而字作等而下之四字看○新安陳氏曰暴殄者固非愛物矣梁武帝之宗廟不用犧牲亦非愛物之宜蓋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怪其于民反不仁也墨氏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非仁民之宜蓋仁之而親是以親親者親民也無怪其無父而于親反不親也是皆倒行逆施無次序無差等非仁矣

知者章全旨

此章見治貴知務主人君圖治而言重一務字○首節言仁知各有所急而舉堯舜以寔之下節是知務的榜樣非不知務之寔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參存疑孟子曰為治之道莫大于仁智然皆有要焉知者固無不知也然天下之事多矣如欲事事而知之則智不能徧天下之事廢弛者多矣故惟當務之為急急于當務則大綱既立而小者亦將以次舉事無不知其為智也大矣仁者固無所不愛也然天下之人多矣如欲人人而愛之則愛不能徧天下之人有遺者多矣故急親賢之為務急於親賢則賢人各供其職修政立事四海皆被其澤恩無不治其為仁也博矣如古來稱仁知者莫過于堯舜堯舜之知而不徧物以知之所急者惟曆象水土惇庸命討于先務而加之意耳此

所以庶績咸熙也堯舜之仁亦不徧愛人所急者惟以不得舜為已憂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于親賢而有必先耳此所以仁覆天下也則仁知之各有急務所當知也
析講新安陳氏曰上四句言仁知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仁知以寔之○舉知者仁者全為學知仁者說法無不知愛知仁之體當務親賢知仁之用當務之為急謂最所當知者急親賢之為務謂最所當愛者先務既治則凡在當治者將自無不舉矣賢者既親則于仁民愛物亦當無不周矣故曰急先務也急親賢也非先務與親賢之外必無所事也意本家引○翼註無不知愛只據理可以如此若去一一知之愛之又是徧了故曰以體段言不以發用言○當務空空說不可指定何事蓋亦隨其時事不同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

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 歡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歎長歎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乾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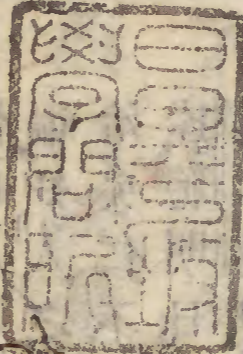
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泰大全智之知急務仁之急親賢為務乃智仁之大者反是則不知所急而不得為智仁矣取而譬之如三年父母之喪其至重者也姻族絲麻小功之喪其至輕者也又如放飯流歎失禮之大者也齒決乾肉失禮之小者也若不能三年之喪而但總與小功之是察任其放飯流歎而乃問無齒決不能其大而求其細如是之類正所謂不知務也而智仁之不知所務何以異此為治者可不審乎

析講大全新安陳氏曰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為務

二務字○南軒張氏曰孟子特為舍大取小者譬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總小功不足察無放飯流歎則齒決有不必問也先後具舉本末畢貫所以為道○是之謂不知務何虛活說言外找出智不急先務仁不急親賢亦猶是耳○放飯流歎放大也食無節也流長也飲無節也○曲禮曰毋放飯毋

流歎又曰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
濡濕也宜齧決之乾肉堅宜用手

孟子卷之十四



此章論飲食之節。濡，濕也。乾，乾也。齒，牙也。決，斷也。濡肉，謂肉之未乾者。齒決，謂以齒斷之。乾肉，謂肉之已乾者。不齒決，謂不以齒斷之。宜齧決之，宜用牙咬之。宜用手，宜用手取之。此章論飲食之節，與前章論飲食之節相類。孟子曰：『食飲不時節，無節制，則傷其壽。』此章論飲食之節，與前章論飲食之節相類。孟子曰：『食飲不時節，無節制，則傷其壽。』



